

猛虎出笼

着熟早知此應驗
過後見

大宗師

六合拳宗

心意六合拳乃姬龍
不離鷹捉式
一體動輒崩撼
似虎撲脚去不落空

铁萼奇兰 著

歌曰自古六合無雙傳
鷹束熊展骨力撐邁步耕犁翻浪勁把守五行起雷聲蛇行龍翻無終勢
勢怕人間多一精火機一發物必落打遍天下老鷄形。

江苏人民出版社



猛虎出笼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六合拳宗

铁萼奇兰 著

心意六合拳乃姬龍峰夫子參一武穆遺書以氣化拳而創把把
不離應提式式不離虎撲步步不離鷄腿踩撲裏束起落鑽翻顧打
一體動輒崩撼內要提外要隨起要橫落要順打要遠氣要擺手起
似虎撲脚去不落空能在一思進莫在一思存
歌曰自古六合無雙傳磨東熊展臂力撐邁步耕犁翻浪勁把守五
行起雷聲蛇行龍翻無終勢勢怕人問多一精火機一發物必落打
遍天下老鷄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合拳宗:猛虎出笼/铁萼奇兰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214-08914-4

I. ①六… II. ①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8072 号

书 名 六合拳宗:猛虎出笼

著 者 铁萼奇兰

策 划 编 辑 鲁从阳

责 任 编 辑 鲁从阳 王翔宇

装 帧 设 计 许文菲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914-4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二	一 风吹草动
九	二 妖言四起
一四	三 乌猪拱地
二〇	四 田间野兽
二五	五 如蛇吸食
三四	六 各怀心思
三九	七 笑里藏刀
四六	八 马奔虎践
五〇	九 红梅暗香
五八	十 猛虎回头
六五	十一 开局布阵
七一	十二 暗藏机锋
七七	十三 儿郎虎豹
八五	十四 拆骨熬胶
九四	十五 社火山会
一〇〇	十六 老龙出洞
一〇六	十七 兵来将挡
一一一	十八 来者不善
一一七	十九 霸王请客
一二三	二十 香饵金钩
一三〇	二十一 狸猫上树
一三九	二十二 猛虎出山
一四六	二十三 庙会打擂
一五四	二十四 铁马硬弓
一六一	二十五 借刀杀人

一六九	二十六	白猿偷桃
一七九	二十七	回马地趟
一八八	二十八	引蛇出洞
一九三	二十九	龙形裹横
二〇二	三十	恨鹊竖尾
二一一	三十一	社火斩鬼
二一八	三十二	白羊献祭
二二七	三十三	蛛丝马迹
二三六	三十四	老鸡旋窝
二四五	三十五	赊旗叫急
二五六	三十六	坐马闯堂
二六五	三十七	巧拨珠算
二七四	三十八	互问阴阳
二七九	三十九	双鱼凌步
二八六	四十	鹌鹑好斗
二九七	四十一	夜马奔槽
三〇四	四十二	鹰束熊展
三一二	四十三	金风惊蝉
三二二	四十四	黑虎过岗
三二八	四十五	侵扑欺斗
三三六	四十六	顺手拨簧
三四七	四十七	云遮日月
三五六	四十八	起镖赊旗
三六五	四十九	驱虎离窝
三七四	五十	重聚瑞昌
三七八		后 记



猛虎出笼

序

六合之精妙，大拳师未必尽其能；
五行之变化，大方家未能尽其用；
然归纳括之，欲知天地间格物之精华，尽心意之妙，
先致力于立体，庶几得其要。
大拳师之道，
敬天地，养正气，生智勇，行信义，立威德；
纯正不曲，守真可存。

一 风吹草动

初春的太阳被晨雾遮成了一个红铜的亮碟，架在地头老树那光秃秃的枝丫上，天地间灰蒙混沌，冷清杀实。

放眼望去，是刚刚解冻的庄稼地。麦苗瑟缩着趴伏在地皮上，咬牙坚持着，等待天空放晴。今春特别冷，倒春寒又落了一场雪，麦苗跟人一样，有挺过来的，有没挺过来的，田地里就一片青一片黄，斑斑簇簇不见了生机。

七八个庄户，脸上挂着常年不变的愁容，凑在村头的草垛跟前张望着天地。他们没携带耕耨犁耩，看样子也不着急耕种，似乎只是得了几天空闲，又没个闲耍的去处，便只好在地头站一站了。

好不容易熬过年关，有家口的愁着养活一家人，没几句就议论上了天时的地气；光棍们盘算着舒坦一天是一天，又愁于炕上没个说话的，急等着二月二的龙都庙会。有人就惋惜起来，感慨瑞昌三爷还活着的话就好了。三爷活着的时候，开春斗鹌鹑斗鸡；到了庙会打擂的时候，又会带上众光棍，风风光光夺下头名金帖。虽说自己只是凑数的，但也足够跟着张扬一阵了。

寨堡往东三五里，就是河边的开阔地。三爷在时，这时节就会拉出歇了一冬的马匹，让大伙儿帮着遛遛腿。骑着大马在河堤上飞驰如风，那是何等的得意？如今可没了这光景，河对岸就是团练布防的营地，官兵的马，捻军的马，对撞冲杀，错镪回旋，随着火炮的轰响就留下了一片死尸。

官军的大炮搬运不便，让捻子的快马大钡逼得龟缩城中不敢妄动，就是出兵也出不远，一露头就又缩回来，生怕稍一迟缓就被平头钡勾上了脖子。而飞捻也是一样，虽说挺着大镰，套马一般就收割了官兵，可团练掘地兜剿，防线绵延数百里，进了炮火射程，一阵轰鸣便是人仰马翻，残尸飞落。

也说不上是戴着红顶子的大帅厉害，还是扎着彩巾子的捻首厉害，反正两边就拉起了锯，这一阵子官兵叫得欢，过一阵子捻子喊得响，呼天喊地的谁也没打过谁。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日子就不好过了。

年月说变就变，哎，三爷有福，他是不用犯愁了。不断地死人、死马、招兵、买马，瑞昌家的马就不断地补充上去，变成了一张张盖着官印的欠款单据。



瑞昌是张姓地主创下的字号，已经延续了五六代了。这些庄户是靠着租种瑞昌家的土地生活的，从老辈起，他们就习惯了听从瑞昌家的摆布。在他们的头脑里，能住在寨集边上，随时听候瑞昌家的召唤，比起偏远村落的佃户，已经很知足了。只是捻军起义后，这些人见到了另一种活法，引起了一些特别是年轻人的兴趣。

众人就叽喳着议论吃不上饭了该投靠哪一边，议论了好一阵子也没个结果。有人就说，别没良心，“瑞昌”刚给咱减了租，有地种，有饭吃，还折腾个蛋子？有人就说，你操那鸟心，不给就抢他狗日的！有人就笑了，说这也就嘴上说说，还是老婆孩子热灶口好，咱就只管种地，谁占了城都得有人种地。

大伙认同了这个说法。既然没什么可担心的，有人就提议赌两把，把腰里的钱集中在几个人身上享受一下。虽然这事有点意思，可谁也不想白白成全了别人，如此想着，就骂骂咧咧地准备散了。

“哎哎？那是个什么东西！”突然有人惊乍起来，众人顺着他的指画望过去，薄雾里果然就有一根模糊的“黑棍”，正举着大镢狠劲地刨着硬土，那动作直杠杠的，一步一进。

“鬼量地？”谁哑着嗓子喊了一声。

“量你奶奶个腿儿！那不是瑞昌家的二少爷么，就三爷那个继承人。”

有几个人笑了起来：“原来是那个傻子啊！”

有人分辩道：“傻？你懂个甚！那是心意六合拳的鹰捉把。”

那几个就笑得更凶了：“鹰捉把？没听说么，‘心意自古无双传’！他一个过继的外孙，能学到这？就算学了，能当你面练？喊！”

“为啥不能？”

“为啥能？”

“他傻呀！”

“傻？”

“不傻？不傻他那样刨地？”

.....

众人正争辩着，远处传来一阵暴戾的马鸣，那声儿刀子一般撕开了雾气，直钻进这些的人的耳朵里。这些庄户的汗毛一下子就竖了起来，一个个老鼠似的逃窜。有机灵的撅着屁股钻进了草垛，有大胆的缩脖蹲身，就猫在原地窥望。还有反映迟钝的，依然傻头傻脑地呆在当场。成精的老鼠就钻出头，催促这些傻耗子快躲。傻耗子这才浑身一颤，掉头就朝着寨子跑下去。

刚才这些人还给自己壮胆说土匪来了也不怕，现在一点风吹草动就成了惊弓之鸟。

这也难怪，豫东周口镇，连通着南北商途的水陆码头，当地土匪个个箭疾刀快，身手非凡，这要躲得晚了，一支响箭就钉进了心口。最近捻军闹得猛，这些匪徒也扯起旗号入了捻子，行动时人喊马嘶呼啸而过，背后的牙旗迎风招展，确实洪水猛兽一般吓人。

“不要怕！只是两匹马！”一个眼尖的汉子扯着破锣嗓子招呼了一声。

远远望去，两匹快马已经围上了那位傻少爷。马上二人仰着身子拽着缰绳，将马头往左一带，往右一撇，就兜起了圈子。雾气中也看不出大马的毛色，只见马扬头甩尾，四蹄腾空，好似要把二少爷踏成肉酱。

“管不管？”

“且看看。”

这些人又陆续从草垛里钻出来，一个个黄鼠狼似的支着身子，瞪着小眼睛使劲地瞅。可是距离太远，只能看到傻少爷木头似的戳在那里，被人用马鞭对着脑袋点来划去。

“我操！”有几个人吵吵嚷嚷，作势就要往上冲，可当那马鞭朝这边指画过来的时候，又一个个草鸡一般趴进了土坑里，恨不得自己变成跟地皮一个颜色的狗屎。

趴了一会儿不见动静，这些人又耗子一般探出了头。两匹马已经消失在了雾霭之中，而瑞昌家的那位少爷，却挺着身子，又举起大镢开始刨地。

地雾混沌不散，傻少爷那一刨一刨的样子有些吓人，这些人又惊又愧，谁都没有多说话，狐疑着进了村。但不一会，村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喊叫：“捻子攻寨啦！”那声儿透着乡音，惊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薄雾缓慢地流动着，跟袅娜舒展的炊烟扭在一起，越过层层叠叠的屋檐，穿过被风霜剥去光鲜的大墙，笼罩了刚刚睡醒的瑞昌大院，繁杂的院落被掩映成了一方偌大的棋盘。

捻子是不可能这个时候攻寨的。这是张寨的寨主、瑞昌家的当家人张瑞祺说的。此时的张瑞祺非常悠闲，将身站得好似一柄古剑，孤立院中，寂然不动，感受着天地的气息。喘了几口气，他微微仰起瘦削的老脸，眯缝着眼睛开始感受太阳升起。老头子缓和从容，除了颌下胡须微微有点抖动外，整个人肃穆端庄，形同雕塑。

太阳使劲搬了搬云块，勉强给大地打上了一点暖色。张瑞祺舒展筋骨，缓缓摆了个心意拳“熊出洞”的势子，沉肩坠肘，三曲三顶，借着复苏万物的生机，努力让自己进入神意佳境。

三息之后，张瑞祺嗤鼻叹气，阳光没有冲破阴云，而大院里马粪混杂草料的怪味却顶得人心浮气躁。老头子草草收了功，理了理泛白的鬓角，又长吐了两口气，走向北墙根的桌案。

他按着桌沿又压了压肩膀，大口吐了两口气，这才抓起茶壶对上了壶嘴，猛嘬一口，鼓着腮帮子狠漱了几个来回，又一俯身猛喷了出去。

“哎。”做完这一套动作，张瑞祺定了定神，又抄起毛巾在额角颈后按了按，最后才端起黑缎小帽，稳稳戴在了头上。

戴上帽子，张瑞祺使劲瘪着嘴，将虎口岔开，合着中指、拇指压住太阳穴跟玉枕穴，缓缓地地按揉起来。

看着平整空荡的院落，老头子耳边猛然响起一声尖锐的报号——“要问神拳张太保，十三块板半扇门——”那声儿直冲云霄，张瑞祺浑身一震，感觉房檐下的尘土都簌簌直往下掉。

张瑞祺眼睛骤然一亮，可惜只是闪了一道流星，很快又黯淡下来。老头子苦笑了一下，当年的风光，也只有在臆想之中回味一下了。

张瑞祺继承的是祖业，但传到他爹那一代，就已经显出了衰败之相。其父张致远是个善于变通的人，就走了一步险棋，利用张家的威信与武艺，改当铺的物品买卖为人情买卖，私底下甚至做着性命交易。这让张家瞬间扭转了局面，而张致远也极其谨慎，缓过气后也坚决停掉了业务。

青年时的张瑞祺不负父望，以家传的好武艺打出了英雄气概，仗着厚实的家业，出手大方，豪气干云，各路朋友都愿意与他结交，自此顺利地完成了主营行当的转变。而后他又借着人格魅力扩大经营，整合了铺庄专攻银号，短短几年就把家底给填补充实了。最后破了祖宗规矩，以次子的身份接掌了世袭堂号。

那时的张瑞祺可是得意，腰板挺直，笑声爽朗，见商客坐轿，会武友骑马，脑门都像放着金光，感觉自己虎步一开，条河两岸就踩在了脚下，商路码头也攥在了手中，下巴都撅到了云彩里头。

人生就是这样，走路不看道儿，就容易栽跟头。十年前，太平军闹得正凶，张瑞祺拧着父亲的反对组建了一支人马。他本意是保护乡邻捍卫道统，万没想到，被小人使了绊子，弄了个“暗通叛党”的罪过，抓进审案局险些丧

命。老父亲张致远多方奔走，虽然不断地托人使银子，可上下官员都像是受了更要紧的托付，收了银子也不办事，一直把张家的几个买卖都拖垮了。张家本来有不交官府的族规，受过几次侮辱之后，张致远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张瑞祺在狱中这段时间，家里也遭了连日冰雹。先是镖局总号遭了袭击，然后西北的几处分号又被洗劫，总号的留守镖师损伤了十之七八，驻外的人员，只有领东大掌柜拖回了伤残的身子。

即便是参天大树，一旦动摇了根基，也就离着死亡不远了，哪怕看上去枝繁叶茂，只须一阵小风，就会枯萎颓败，折断根须。

出事后，合伙的相与纷纷撤资，敌对的字号设局挤兑，张瑞祺费了十年心血开拓的十二处银号，一日里就全部倒闭了。

好在经过一年的周旋，张瑞祺总算是被放回来了。出来后他就散了队伍，连带下属的镖局也独立了出去，也不再关心其他堂号是否超过了老号，只是将自己封闭在了大院里，一连数年称病不出。偶尔露面，那身子都勾成了虾米，走路也拖沓起来，活生生一条嶙峋老狗。那名号就再没人提了。

可即便是这样，无尽的霉运却像这湿寒的阴雾一样，依然纠缠着大院不散。末了，支撑门面的三儿子张铤芳又遭了暗害，惨死荒林。支撑重要收入的陆路镖也就停运了，除了勉强维持的水路镖，张家又回到了靠着几个作坊创家业的时候。

好在祖宗还留下了大片的田产与这牢固的宅院，张瑞祺在当地的地位还没有丢尽。只是他也再没翻过身来，彻彻底底成了垂危老狗。

后来街上就传开来，说他以前狂得那玩意摇铃铛，这倒好，在狱中让人给骗了，再也摇不起来了。这些人大多得过张瑞祺的好处，念着二爷的好，在言语里就加入了一些同情的言语，可张瑞祺受不了这个，这才蓄起了胡子，开始拖着身子上街。

张瑞祺感觉这雾气随着呼吸钻进了心胸，里外透着沉闷，又嘬了一口茶，努力不去想这些烂事。

刚刚平复下来，却听到大墙外传来一阵声嘶力竭的嚎叫，“二爷！老二爷！不好了！捻子攻寨啦！”

张瑞祺一个激灵，噗一口又把茶水尽吐出来。他将大襟一撩，顺着靠在墙根的石板就跑上了墙面，踩三步纵一步，一脚蹬上了墙垛的砖窝，好似惊鱼跃水，身子腾了起来。他将手一攀墙头，腰腿一荡就翻上了两丈高墙。



而今的局面比十年前更要凶险。老牌的土匪啸聚山林，在西边掐住伏牛山地区；小股的贼人又扼住商路北口，不断骚扰来往商队；南边的阜阳自早就有白莲教的分坛；东边的涡阳却又是捻军的老巢。哪一路都不好对付。

遥见前门墙头的家兵晃着小旗传递着讯号，张瑞祺看到是“平安无事”，略微放下心来，又磨胥窄身，一溜小跑上了屋脊。

大墙外站着几个气喘吁吁的庄户，正小鸡抢食般地拉扯着。张瑞祺喊了一嗓子，众人先吓了一跳，而后抢着禀告“方才来了两匹快马……”争吵着却说不出什么具体情况，商议了一阵，才道“恐怕是飞捻要攻寨了！”张瑞祺骂了一句“捕风捉影，妄断猜疑！”这群人又吵嚷着说，镜仪少爷知道详情。张瑞祺寻思了一下，拿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道：“回春解冻，青黄不接，攻个鸟寨？不要大惊小怪的，都忙活着耕种吧。”

众人扭捏着不走，张瑞祺从腰里掏出几枚铜钱，喂鸡一般丢出去道：“真是飞捻，二少爷自会回来。不放心就先把家人搬进来吧。”

铜钱哗啦一下砸在地上，众人脚踩手抓地领了赏钱，这才嚷着“谢谢二爷”离开了。

这些人一走，张瑞祺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向远处眺望了一番，却只看到阴沉沉的一片。他将身一片，又一蹬墙垛下了大墙，喊了一声“找玉政来！”

话音刚落，就有小嫚子禀报，玉政正在门外。

玉政是个谨慎细心的镖师头领，深得张瑞祺信任。方才的谈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但老头子一问，他又参着见解禀报了一遍，最后还特地请示，“要不要找二少爷回来？”

张瑞祺脸上的愁云越积越厚，看玉政再无主意，这才说：“等等吧，是虎是鼠就看这一遭了。”

张瑞祺原有三个儿子，长子钰芳厚道懦弱，空有财神之名，却无掌家之能。次子锐芳精细圆滑，让人不敢托付。老三铤芳单纯冲动，却最得张瑞祺喜欢。张瑞祺认为，似如今贼盗四起、民众萎靡之年，最需要老三这种英雄之才挑头做事。只可惜，老三没做成什么大事，反而中了陷阱死了。孙子辈就是长子长孙一根独苗，可惜茁壮有余，机灵不足，张瑞祺也只好盼着他能及早养出个好曾孙了。

袁镜仪本来是张瑞祺的外孙，三舅张铤芳见他天资聪颖，就有心招到自己门下继承武学。由于张铤芳独身未婚，大舅张钰芳又只有一个痴傻儿子，

于是张瑞祺就找亲家换了帖子，把袁镜仪过继到了长门为嗣。

张家的传承是文武别传，相互制约，而且武学方面又不传六耳，对袁镜仪来说，回归张家是天大好事。不巧张铤芳是个急性子，张扬着要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本来他就因为性情直快得罪了许多人，瑞昌的连环惨案又正好给这些擅使手段的凶手腾起了隐身的血雾。于是，劝阻未果的张瑞祺，又含着老泪翻开家谱，在张铤芳的名字旁添上了一行小字。

当时的袁镜仪，武艺还差得远，但是他继承了张铤芳的血性，一心为叔父报仇。张瑞祺没了办法，只好差遣玉政等高手监视着他。袁镜仪一次次吵闹，又一次次给按住，反复折腾，精神就散了。于是他放弃了想法，整日畏缩在田垄草堆里，只是牛马一般地耕作了。

“老当家，袁老爷要见二少爷那事，需要我准备什么吗？”

玉政知道张瑞祺的心思，他跟袁镜仪都把未来寄托在张铤芳身上。张锐芳认为张铤芳死于冲动，而袁镜仪却感觉他死于算计，于是就仇视上了所有经营算计之人。而在院里住着，店里看着，睁眼就是勾心斗角，袁镜仪自然就厌烦了与人来往。张瑞祺当初也是咬着牙说，种地读书少是非，就让他反省反省吧。本以为他在外遭两天罪就回来了，没想到这犊子还真有倔劲。

老头子抬起头，老天还是不清不浑地阴着，将手摆了摆，“我自有安排。”从桌上抓起烟袋荷包，想嘱咐两句，又咽了回去，只是轻咳一声，倒背双手出了小院。

张瑞祺前腿刚跨过门槛，身子就忽闪一下成了锅腰。玉政在后边摇了摇头，他清楚的很，张瑞祺的隐退只是在赌气，他放弃了什么，都不会放弃声誉。街上乡邻都在议论，说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传后人，张家爷们都太精细了，这就当着报应在后辈身上。

这叫张瑞祺怎么受得了？

他对儿孙过分严苛，也只是盼望儿孙好好活着。他感觉对不起老三，就把情感更多地放在了袁镜仪身上。

二 妖言四起

陈州大地，北依黄河，南襟江淮，有太昊之墟，为神农初都，是华夏圣地；周口镇三川交汇，漕运亨通，为舟车分歧之地，百货云集之所，岸上商旅奔驰，水上千帆云集。傍着渡口，自永乐年间就有两个大集，单日永宁集，双日子午集，商号繁杂，厚利可图。张家传袭字号“瑞昌”，控着南北两处码头，兴旺了好几代人。

张瑞祺本是次子，但他想尽办法破了长子继承的老例，一生大喜大悲，而末了却突然开悟，明白了自己不是这所宅院的主人，而是这座宅子的仆从。为此，在没有培养出新仆从之前，张瑞祺甘愿被人说成一个把住权不放的老顽固。

半空中炊烟袅袅娜娜轻浮而上，大街上飘着麦秆、蒿草燃烧的香味。两只草鸡带着一群小鸡，翻腾着路边的草坷；三只花羊卧在墙根的枯木上，悠闲地咀嚼着干草；一群麻雀自地上被惊飞而起，掠了几下飞上了房檐。鸡犬骡马肆意啼吠，张瑞祺生出了一阵妒忌之情。

“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张瑞祺看看天又看看地，然后一阵摇头。

赶工的村人扛着农具路过，见到张瑞祺都满脸笑容地打招呼。

“老当家早啊！”

“张二爷吉祥！”

张瑞祺也举着烟杆一一回应：“抽一袋再忙吧？”

农户们嘴里谢着二爷，脚步却丝毫不做停留，似乎对种地热情而用心。张瑞祺看着这些匆忙的身影，眼神中显出一阵苦涩与羡慕。

几个顽童在街上追打着唱道：水寨集，铁打哩，捻子来了不咋哩；东门高，西门低，城头架有弗朗机……

张瑞祺苦笑了一下，过了河，便是自己提枪厮杀过的世界。十年了，厮杀声依然未绝。这阵子又出了红衣刀匪，呼啸驰骋，气焰嚣张，陈州府的兵力都被骚扰得困乏不堪。好在岸边自早就有了寨堡，这才勉强挺到了现在。

几个闲散庄户见张瑞祺走来，老远就躬身等待，张瑞祺依然撇一撇嘴，显

露出宽宏的微笑，对着众人点一点头，然后加入其中。张瑞祺感到奇怪，这些人对捻子攻寨的传言并不在意，还问老二爷怎么对付。他们好像早就知道，即便捻子攻寨，也只是攻打张家大院。

张瑞祺含糊了几句，众人也不敢追问。他一身黑缎面狐皮里的马褂，跟这些街坊的粗布棉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人生怕把老二爷蹭脏了衣服一般，挨挤着闪开一个位子。张瑞祺就挤进去，掀掀马褂，掏出荷包给众人分烟。分完烟，他自己也装上一锅儿，等着有人给他点上。

烟点上了，张瑞祺就嘬着玉石烟嘴等着众人开侃。烟丝忽明忽暗，等那里外的热气将烟嘴暖热的时候，眼中最后一点火星也就熄灭了。他就蹲在众人中间，幻想自己变成了柴草垛里枯干的一根。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好年头，穷苦百姓都跟着大家主混日子；换了这贼匪四起的年头，大家主就得看着百姓的反映盘算事情了。没人生来就愿意为贼，这些人跟穷人没有什么怨仇，像而今村村都有人入了捻子，而且还不断地拉拢亲友，这些百姓的消息，来得可比大户真切。

人堆里，一个干瘦的老汉捅了一下边上一个满脸褶子的人。那汉子冲众人尴尬一笑，就用手摸着枯树皮似的老脸，一边咳嗽着一边接上了方才的话题。道一个晚上，他摸黑起夜，小风一吹就有点拉不顺畅，于是就蹲在坑上使劲，可蹲了一阵就听到他家的狗在呜呜低叫，那声儿似乎是受了惊吓。他就猜疑，这物件看到什么了？于是就摒着声息倾听，就听那狗撑着蹄子往后蹬，让那脖扣扯得吱吱的呻吟。

“那动静就是在哭。”这人压着嗓子说着，把一圈人说得都凑着身子入了神儿。有的叼着烟嘴忘了抽，有的斜掐着烟杆，那火星掉在了衣服上都不知道，还有位老者，俩眼懵忪着，口水都流出来了。

张瑞祺听得有点烦，狠嘬了两口烟，看到围绕着村庄的怪雾散了不少，但压在半空的阴云却越积越厚，将这些木讷的面孔映得一团模糊。张瑞祺慢慢地呼出烟气，感到了一阵不祥，思绪也随着烟雾缭绕开来。

待他回过神来，这些人已经议论开了。有的伸脖瞪眼跟小公鸡似的，又有的扯着嗓子鸭子般“嘎嘎”叫喊，现场就鸡飞狗跳起来。

扑棱了一阵，一个小伙子支肘拐了讲故事那人一下，“大，莫不是见着鬼了？”

众人的身子就是一颤。张瑞祺感觉一道凉气顺着尾巴骨蹿了上来，一阵就到了后头，一咬烟袋也打了个冷战。他斜瞟了一眼，那农户拧了拧脊背，嘴角使劲往下撇拉着，使得一双三角眼越发呆滞了，众人都屏着气，生怕一

不小心打断了讲叙。

直到嘴角都撇得抽搐了，那庄户才掀一掀嘴皮道：“我听到一个什么东西在跟狗说话……那话我听不懂。”

此话一出，众人又是一惊。那人真就缩成了窥探状，按着烟锅的老手都涨起了青筋，“我就提上了裤子，顺手在墙根摸起了一把镰……悄悄往外探头，就听那个东西在说，咩咕哐叽、咩咕哐叽……什么‘百练’老祖……”

大伙看着这人惊恐的表情，一个个胸闷得厉害，心脏怦怦跳着，直往嗓子眼上顶。

“四下黑漆漆的，地面在月明下稍稍泛着点亮儿。我先找到了我家的狗，正趴在地上一个劲地哆嗦。我就仔细找……但没有找见说话的东西。这个时候我的肚子却不争气起来，屎尿猛往外顶，我硬是夹着不让它出来！”汉子咬牙瞪眼，拿出了掰着橛子拉屎的力气，众人也跟着憋了起来。“我看到了地上有个东西，在那直颤颤……”

说到这，这人脸上显出极度恐惧之色，手不自觉攥成爪子状，捂着胸口剧烈地抖动着。

“那是什么东西？野猫？刺猬？黄鼠狼子？”众人紧张起来，可那人却疑惑地摇了摇头。

流口水的老者用袖子擦了擦嘴，看着已经熄灭的烟丝道：“这大冷天，哪里来什么长虫刺猬。”待众人看向他的时候，他却吐了口唾沫不言语了。

张瑞祺白了这人一眼，心里骂道：装神弄鬼，故弄玄虚。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跟个树墩子差不多，没脸没鼻子的……我那屎‘咩哐’一声就出来了，热乎乎地拉了一裤裆，我当时就恼了，提着镰撞开房门，进家就去摸油灯，油灯被我碰翻在地，我婆娘就惊醒了，这就嗷嗷叫着用小笤帚砸我，我提着镰喊‘是我！是我！’她听成了‘说！说！’就以为有人要杀她，疯了似的喊叫。这不，就把左邻右舍都惊起来了。”

“然后就都看到你婆娘的大白屁股了不是？”一个瘦猴挤眉弄眼，引起了一阵哄笑。一个长相憨厚的马脸汉子叹了一口气：“哎！我当什么呢？说到最后都没说出个咋。我看是你半夜拉炕上了，你老婆提着镰非要砍死你……编得这么吓人……”

“就是！我看你去集上说书得了。”

讲故事那人并不反驳，而众人笑着笑着却停下来了，那个花白胡子的老头用颤抖的声音叨咕着：“要出事啦，要出事啦，这是出了太岁了。”声音不

大，但在场众人都听得清楚。“啥？”众人不解，老者压低了眉毛默默道：“你们光想着大白屁股，忘记那狗咋死的了吧？”

“是哩是哩，狗是咋死的？”

老者捻着须尖，缓缓吐出了三个字，“吓死的。”

讲故事那人也哭丧着道：“在场的或者还记得，灯火一照，我婆娘就背过去了。后来她跟我说，她当时看到墙根有个一尺多高的小老头儿，正剜着指头点晃她……然后一挪一挪地走了……”

张瑞祺心里“咯噔”一下，他看到所有人的脸都阴沉下来，失魂落魄地呆在原地。老者望向天空道：“要出大事了。”

“我也说个事，”那瘦猴也严肃起来，“王老三死的头一天，就起大雾那天，我家门前多了双绣花鞋，成新的绸子面！我就用小棍挑着搬到了西沟……可没想到，当天屋西的王老三就不行了……后来我一打听，”瘦猴压着声音道，“是王三婶子把那鞋捡回家了。”

“天现异相，必有妖孽。”

“可不敢这样说！皇恩浩荡，天下太平。”

“太平？哪个太平？”

“也说不定是要出什么大人物了！”

“对了！二爷，听说镜仪少爷下生时，天上就现了三个太阳，有这事吧。”

“是不对，是不对……”一个脏兮兮的苦瓜脸自言自语着。

“又咋了？”众人问。

“过年陪我媳妇回娘家，丈母娘跟我说，家里进了一只大蝙蝠，冻得在地上直哆嗦，可就是飞不起来了，翅膀一展有二尺多长。我丈母娘不敢动它，就赶紧烧香磕头，香火一起，那蝙蝠扑扇扑扇就飞起来了……我丈母娘一看，妈呀！那蝙蝠长了个猪头！”

先前讲故事那人道：“难道真有那事？传说捻军的军师龚瞎子就是蝙蝠精下凡，这个人会五行遁地……”

白莲老祖，白莲老祖……听到这，也想到了这些谣言的出处了。张瑞祺鼻子里“哼”了一声，大拇指按着烟锅，憋死了最后一星烟火。众人停了议论，不知道是哪句得罪了二爷。有自作聪明的就岔开话题道：“二爷，今年太昊陵人祖大祭，您是不是还代表项城敬头炷香？”

张瑞祺抬眼瞄了瞄，见那老头迅速地扯了问话人的衣袖一下，张瑞祺假装没看见，将烟袋朝鞋底子磕了两下，“年纪大了，不争了。”